

也所以，在王文興的「家變」與這本「槐園夢憶」之間，我寧願選取後者。（林同森）

玻璃與鑽石

「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忻易著

皇冠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

翻開這本書的目錄，首先就被那些又長又怪的名字吸引住。「美枝仔——妳有錢麼？」，「阿狗，你的客人來啦」，「嘩啦嘩啦的海潮音」，當然還有「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這些與眾不同的題目，多少可以表示出作者想獨創一格的用心。等到讀完全書，更不得不讚歎作者多變的才華。

在這本包含二十三篇的小說集子裏，忻易嘗試了武俠小說的文體，也曾把幾個詩段插入正文裏去。粗體字，時空的交錯，意識流等手法當然都用上了。他寫年輕大學生出國、戀愛、喝酒、逃課、寫作、打彈子、談藝術的生活，也寫窮困的新婚夫妻，貪玩的鄉下小孩，殘廢的白痴。兩篇以泰耶魯族作背景的故事

特別感人——「獵」以簡潔流暢的文字寫出追捕野豬的經過，結尾時主角舉箭欲射而未射的轉折，令讀者心暖。在「酒的故事」中，主角雖然「不願意看到馬猴叫人敲碎腦袋的模樣」而隱瞞馬猴偷酒的事情，但是「阿爸」的巴掌打在屁股上實在太痛了，只好放棄替馬猴揩黑鍋而努力而招供出來。讀到這裏不免令人緊張，等到「阿爸」一箭射去，沒中馬猴却射破酒罈之時，一定有人要如釋重負地莞爾一笑，也慶幸作者終究沒有背棄自己「好生」的原則了。

這本書也有它的缺點。像「棺」、「星光」、「嘩啦嘩啦的海潮音」、「沙灘上的貝殼」等，就是講輕飄飄的愛情，有時在一大堆可愛的廢話之外，還要加上與氣氛絕對格格不入的說教。這些慘綠少年的虛無浪漫失落夢幻，實在多少減輕本書的份量。作為書名的那篇「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也好不到那兒去，文中的大學生像是一隻被「泛性觀」套住的壁虎，想吃「蚊蚋」偏吃不到而急得團團轉。讀者被帶入煩惱的漩渦裏，感到那份「無事忙」的焦灼，却失掉讀小說的樂趣。

有一點忻易足以自豪。那就是讀者縱使發現那一

篇實在沒什麼看頭，他還是會不知不覺地就把它唸完了。主要因為忻易的文字技巧實在好，他觀察的入微，與剪接、鋪陳的高明，使他變成一個講故事的能手。像「他們替眼鏡蛇剝皮，像人家的母親在替孩子脫衣服」影像這麼類似，意義却又這麼懸殊的句子，不是每個作者都寫得出來的。「我們領錢去」中用輕快的筆調，含蓄地寫出一對新婚夫妻的貧苦，與在困境中的樂觀，足以令人落淚。「祖母死了」這篇小說，畫面的溶接疊合，可說已經到達巧妙自然不落痕迹的地步。一開始時，父親通知祖母死了的信攤在玻璃墊上，繃繃的，像老人的皮膚，而玻璃墊裏趙培麗（主角的女友）却在望着他微笑。然後是與趙培麗約會時點的蚊香和祖母靈堂前的香煙繚繞疊映在一起。到最後，主角摸他女友的乳房時：「培麗，妳的胸膛真是細嫩。好細好細，好嫩好嫩呵，滑滑的，繃繃的，從四面八方漲起來，斜斜的漲起來……就像金字塔一樣……塔裏也有一具木乃伊嗎？這是左，這是右。祖母的乳癌是在右邊……她的乳房塌陷了……從早到晚都有汨汨的血絲從乳房裏汨汨的流出來。」這種映像的轉接豈僅是出人意表，簡直是怵目驚心，給人的震撼

是無可言喻的。

不知道忻易，蜥蜴，壁虎之間是否有一定的關係（作者喜歡用名字作象徵，如無情的吳勤，冷漠的李默，或風流的黃正宗等）？在時間的洪流裏，壁虎的困擾頂多也吐出一兩個小泡泡吧。我們期望作者多寫一點本書中那些生命的執着，鄉下的窮小孩子，純真的白癡，世上的規難，與人間的不平。作者已有足夠的本事使每篇故事都光芒四射，也企盼他在未來能給我們一把純純粹粹的鑽石——不再在鑽石堆中摻進任何玻璃顆粒。（聞仲）

懷念那聲「鑼」

看「小寡婦」，黃春明著

民國六十四年二月，遠景出版社印行

看了黃春明的新書「小寡婦」後，不禁想放聲一哭，不是同情，而是傷心。

聽說黃春明又出書了，這個消息在愛書的人，尤其是愛看小說的說來，應該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何況